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二十七種

日本政治之今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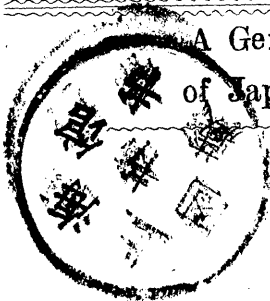
日本評論社通信部

JAPANESE NEWS PAMPHLET SERVICE

NO. 27.

September 28, 1933

A General Review
of Japan's Politics



日本政治之今昔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二十七種

日本評論社印行

~~1661682~~

外交月報

零售減價

本報出版以來現已發行三卷內容之確實美備早經全國輿論所贊許茲為普遍提倡一般國民外交起見不惜犧牲將國內零售定價一律減低一角原價每冊四角現在祇售大洋三角

第三卷 第三期 出版廿二年九月號要目

釋自衛權

俄人在東北政策之重要階段

大戰後之中美商務(續本卷一期)

美俄外交關係與中國

南海九島問題之中法日三角關係

蘇俄出售東鐵與中俄關係

美國承認蘇俄的政策與輿論

一九三二年之洛桑會議與賠款問題(續本卷一期)

美國遠東政策

未來日美戰爭及其戰時戰略

日本與世界經濟會議

涂允檀

劉澤榮

劉震東

張慎修

拙會民

姚會廣

曾用修

王信志

趙公岐譯

沈紹薪譯

惜微

零售 每冊大洋三角 國外五角

半年六期 郵票 社址

全年三期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

一元五角 價 料門裏外交月報社

國內 三元 經理部電話西局二

二元五角 不折 四一九號郵政信箱

國外 五元 不折 五十七號

各大大書坊均代售

優待閱

(1) 聯合定閱，在五份以上者，半年按九折全年按八折計算，聯合定閱定十份以上者，半年按八折，全年按七折計算。
(2) 訂閱本報在半年以上者每份附贈東北問題研究會出版書籍半價券一張。

第一卷特價再核減

(一) 凡購買第一卷或第二卷全卷者(各六期六冊)特價每卷祇收大洋二元五角(售一元八角)

目次

一、日本政治之史的背景·····	一
二、日本之國際地位·····	五
三、日本政治之動向·····	八
四、日本政治與我東北問題·····	一二

中央時事週報

南京珍珠橋中央日報社發行

二卷三十七期要目 (九月廿二日出版)

廣田登台後之日本外交……………林雲谷

英法競衡與拿破侖的幻滅……………劉光炎

科學欄

科學論文

怪胎和胎何以會變怪(上)……………蔣天鶴

科學消息

本年科學新報

請看甲午戰役時美國之態度……………壯譯

喜圃隨筆……………思王

夢茗盦詩話……………蕓孫

讀者注意

(本報價目) 每期五分 全年二元三角

詳細訂價表函索即寄

(訂報處) 南京珍珠橋中央日報社及各
地大書局

政治評論

第六十七號 九月七日出版

時事述評

當心中飽……………信

領袖與政治(一)……………程霖

黨與黨信……………王開基

對長江流域義勇隊之觀察……………維中

德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組織法(二)
(德國來稿)……………徐鎮南

列寧與莫索里尼……………黃公安

價目 每份大洋五分 三月六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國外加倍

社址 南京沈舉人巷五台山村三號

代售處 全國各書局各大學門房

本刊至五月底為一週年，共印行五十二號，現裝合訂本上下二冊，上冊自一號至二十六號，下冊自二十七號至五十二號，精裝每冊大洋二元五角，平裝每冊大洋一元，郵費在內，存數無幾，購者請逕函本社。

日本政治之今昔

楊玉清

誰也知道日本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關係太密切，甚至於近年來，視對我政策的成敗與否，以決定內閣的命運。我總認為國人對於日本政治的認識太模糊，這不能不說是我前的一個大的缺陷。關於日本的各種情形，作者過去曾草有『日本之現勢及其前途』一文，在新亞細亞月刊東方現勢號介紹過。現在更想將日本政治情形，作一個系統的觀察。凡所敘述，均係憑個人研究體驗所得。錯誤處尚請朋友們與讀者們有以正之！

一、日本政治之史的背景

日本的政治，是很平凡的。在歷史上，既沒有極端的政治思想，也沒有破壞的革命運動。在任何時候，總是隨時代推移。

日本的國民性，是很實利的，現實以上的東西，他們是絕不費無謂的心力，去加以攷慮。日本受佛教和儒學的影響甚深，但他們絕不是全部接受。日蓮上人，是日本有名的佛教徒，甚至於日本人尊之為日蓮聖人。他對佛教的認識，是為現實社會犧牲的精神，所以他主張忠君愛國，他的理想，仍脫不掉大和民族的藩籬。山鹿素行，是日本有名的儒者。但他極力高唱福國利民的功利思想，取的是法家的霸道，而沒却了儒家的王道

。從來儒家是把義與利，視爲相對的名詞，所以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山鹿素行，則將義利混爲一談，以義解釋爲天下之大利。義利之間，沒有絕對的不同，只不過有範圍的大小。所以日本人自己也說：日本的學佛教，日本的學儒學，與其說是日本的佛教化，還不如說是佛教的日本化；與其說是日本的儒學化，還不如說是儒學的日本化。

日本固有的政治思想，是神道思想。因神道思想於是發生與此相關聯的皇室中心主義。他們說：整個的日本，是皇室與人民組織成的。皇室是根本，人民是枝葉，欲求枝葉繁榮，必先求根本鞏固。所以日本每經一次動亂，大家必回頭來仰望皇室。每改革一回，皇室的位置更鞏固一回，皇室的權威更擴大一回。日本的改革運動，總不免復古的傾向，正所謂「王政復古」。在日本歷史上有兩件大事：一個是大化改新，一個是明治維新，他們當時所用的口號，也是王政復古。至今法西斯運動昌熾，他們所高唱的，仍是日本固有思想的復活。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實此思想有以成之。日本人每認此爲日本政治的特色，的確，這種的例子，在世界各國政治史上，是找不出第二個來。

原來日本在古代，氏族制度，行之甚久，每族有氏上，卽族之族長，對該族有極大

3

的權威。天皇又是氏上的氏上，即無異族長的族長，所以他在各氏族間均佔有權威。中國人教忠教孝，但『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先未盡忠，即須盡孝，以孝為主，以忠為從。日本人也是教忠教孝，但以忠為首，以孝為次。因為盡忠亦無異盡孝，盡忠還是大孝。盡忠的對象，只是天皇，天皇却是大族長，天下一家，忠孝一致，日本人養成忠君愛國的思想，自非偶然。

從後有莊園制度，有封建制度，天皇儘管是存在，但大權常不免旁落。在明治維新以前，大權旁落於幕府之手，天皇成了有名無實的裝飾品。在維新當時，有兩個相反的潮流，一種是佐幕攘夷，一種是尊王變法。前者主張閉關，後者主張開國。鬥爭的結果，仍是開國進取者的勝利。後者既主張開國進取，所取的途徑，就是『勤王討幕』。因為他們覺得幕府是維新的障礙物，幕府不倒，維新事業，無從進行。所以天皇又成了他們擁護的對象。中國的革命，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推翻君主；日本的維新，第一個目標，却是要擁護皇室；因歷史和社會條件的不同，而其努力之途徑不同也如此！

日本在歷史上，即有所謂『公武之爭』。公就是指公卿，指一般文人；武就是指武家，藩閥，指一般武人。而鬥爭的結果，莫不是文人投降，武人勝利。恰好明治維新，

勤王討幕的功臣，又是一般藩閥，武人，以及接近各藩閥而倚藩閥爲背景的政客。所以明治政府的政權，漸移於藩閥之手。至今日本的政治，軍部的意見，還不失爲最大的要素。此卽藩閥之餘毒。

維新當時，大家頗努力於制憲的工作，在明治元年，曾有五條誓文的頒佈，就是要準備立憲，而憲法的頒佈，是明治二十二年的事。可見其中經過有二十餘年之久。中國戊戌變政，曾有以九年準備立憲的法令，但大家尙以爲太長，比之日本，當作何感想！並且日本當時的執政者伊藤博文會親身到各國去考查過，對於憲法內容的決定，仍一方面採納先進各國的法制，一方面仍極力尊重自己的歷史。大體說來，仍以皇室中心，天皇中心作基礎。把天皇的大權，規定得很大。議會之外，設有樞密院，作天皇的顧問機關。議會所議決了的法案，如果經天皇交樞密院，樞密院加以否決，卽爲無效。至如宣戰，媾和，締結條約，都屬於天皇的大權。甚至於修改憲法，議會既沒有提議權，人民也沒有請願權，所能提議修改的，只有天皇。所以日本開明的學者，對日本的政治，也疾首蹙額。謂不革命，日本的政治，絲毫沒有辦法。日本軍人的拔扈，他們每依憲法爲符護。就實際情形說，的確，他們的行動，不會違反憲法。他們的地位，是離開政府而

獨立的。明治天皇，誰也不能否認他有相當的英明，相當的能力。當時憲法的規定，本以明治天皇爲對象，故只見其利，不見其害。殊不知以後的天皇，誰也不能但保他的才能，一如明治天皇。稍一庸懦，卽不免使狡獪之徒，「挾天子以令諸侯」，弊端百出，險象環生。現在日本政府的行動，完全仰軍部的鼻息，真是「履霜堅冰，由來漸矣」。

二、日本之國際地位

日本在六十年前，在世界上，還是一個無名的小卒，也曾受過歐美人的侮辱，也曾受過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明治維新的動機，自然有很多，而外來的壓迫，總不失爲原因之大者，總不失爲維新的導火線。此正歷史上之所謂「黑船之渡來」。以後大家決定開國進取的結果，一戰勝我，再戰勝俄，三戰而德國亦爲屈服。一戰，把朝鮮納入日本保護之下；再戰，併吞了朝鮮，並且確立了在我東三省的重要權益。三戰，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特別提高。一個無名小卒，一躍而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日本國運的興盛，可以說完全得力於這幾大戰爭。同時，國民好戰的心理，因以更加蓬勃，軍人專橫的氣燄，更加助長；軍國主義的立場，更加牢不可破。執東亞之牛耳，猶以爲未足，必進而執

世界之牛耳。世界大戰後，日本的行動，儼然是東亞的德國，比大戰前德國的行動，有幾分彷彿。這無形中正伏着日本的危機。將來的日本，是前進，或者是後退；如果再有戰爭，是勝利，或者是失敗；均成問題。過去的日本，是很幸運的日本，將來的日本，幸運與否，是誰也不能保證的。

世界大戰前的日本，地小人稠，絕不是歐美帝國主義者經營的對象。日本能免掉各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固然不能抹煞日本人的努力，同時地理及自然上的關係，也是不可抹煞的理由。而且過去以各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也使日本得不少漁人之利。當時的俄國，是世界之雄，不僅在東亞方面，是日本的仇敵，同時也是與英國東亞勢力相競爭的健將。日英同盟，正是這種利害的結合。但是到了大戰以後，日本在國際間的情形，就為之一變，漸至陷於孤立之地位。現在歐美人的健敵，不是德國，也不是俄國。日本，纔是歐美人之東方的健敵。然而從俄國革命以來，國際間的情勢大變。一方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一方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兩種國家，形成一個最大的營壘。不待言，各帝國主義間有不少的矛盾存在着，但在這個大矛盾之下，相互間的小矛盾，至少可以緩和些，減輕些。俄國，在現在是日本的健敵，同時也是各帝國主義者的健敵，所以日本因了

這個理由，可以和歐美各強國立於一條戰線。但無論如何，歐美人對於日本人敵視的心理，是不可以沒却的。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一貫對外的政策，就是大陸政策。所謂大陸政策，就是北進主義。直接受其蹂躪的，就是我國。第一步，是要驅除我國和俄國在朝鮮的勢力；第二步，是要驅除俄國在我東三省的勢力；第三步，纔是將日本的勢力，深入我國腹地。第一步，首當其衝的對象是朝鮮，日本本身無力，自不待言，同時所恃以為聲援的我國和俄國，也沒有抵抗日本的力量，所以註定了日本得到成功的命運。第二步，直接的對象，是當時的滿清政府。其本身腐敗無能，亦不待言，同時間接對象之競爭者俄國，亦不幸失敗，所以日本第二步也達到成功之路。惟有第三步，纔比較困難。第一，現在的中華民國，絕不是昔日之大清帝國。現在的政府，至少比過去的政府要開明些；現在的國民，至少比過去要覺悟些；現在一般的社會情狀，至少比過去的社會情狀要進步些。日本仍抱着過去的政策，蠻幹一氣，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行不通，但至少沒有過去進行的那樣順利。第二，中國絕不是日本一國的侵略對象，老實說，牠是世界各地國主義者逐鹿之場。日本要施其侵略，各帝國主義者也要侵略，侵略與侵略者遇，自不免衝突。於

是日本政策的進行，也遇着不少的阻障。第三，日本自身的社會情形，也有不少變遷。日本軍人的頭腦，較之昔日，固然談不上有什麼進步，但一般國民，却是很多受過時代的陶冶。也有平和的呼聲，也有革命的旗幟。如果還是要唱過去舉國一致的高調，以現在的事實看，是絕不可能的。有了第一個原因，所以有了民衆的抗日組織，民衆自動排斥日貨，並且小學教育，也加重我國恥的說明，期能喚起民族意識。有了第二個原因，於是有所謂九國條約，不戰條約，國聯規約，軍縮會議以及其種種國際間法律上的道德上的限制，使日本也不能不加担，也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有了第三個原因，於是有所謂『軍人亡國論』，『滿蒙放棄論』種種的論調，以譏評軍人的行動。今日日本的國際地位，的確不是很簡單的，很通常的。不過日本在這樣一個國際漩渦中，牠是主動者，牠是進攻者，幸福固然是自取，破滅也是由自招。日本的前途，是存在於日本的善處，日本的命運，是日本自身決定。

三、日本政治之動向

日本的政治，是天皇政治，是貴族政治，是藩閥政治，做一句話說，是官僚政治。

明治維新史，是政黨與藩閥的鬥爭史。鬥爭的結果，表面上是政黨的勝利，實際上仍是藩閥的勝利。日本的藩閥，非常的開明，他們不會走極端。勤王討幕的功勞，本是藩閥。藩閥中之大者，爲薩長土肥四藩。但明治初年當權的，爲薩長兩藩，土肥兩藩，則擯之在野。西鄉隆盛，是薩藩的代表；伊藤博文，是長藩的代表；板垣退助，是土藩的代表；大隈重信，是肥藩的代表。伊藤博文等在朝，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在野。在朝和在野兩大勢利，老是喧嘩不息。板垣退助，是法國式的理論家，他所組織的政黨，就是自由黨，即今政友會之前身。大隈重信，爲英國式的實行家，他所組織的政黨，就是改進黨，即今民政黨之前身。這都是先有了人，後纔有黨。先有板垣而後始有自由黨；先有大隈而後始有改進黨。以常理推測，板垣與大隈，同是在野，應該有合作的可能。但板垣與大隈意見的不同，絕不能促成合作的事實。隨環境的變遷與時代的推移，開明政治家如伊藤博文，已經知道，政黨的潮流，是不可以遏抑的，於是自己也參加政黨，也去作政黨的總裁，也去以政黨總裁的資格，組織第一次政黨內閣而任首相。從此以後，於是政黨一變爲藩閥的御用品了。所以我得到明治維新，仍是藩閥勝利的結論。

貴族，藩閥，官僚，總而言之，是封建勢力，日本在近二百年來，就已有商業資本

的發達。士人階級多轉變為町人階級，即依附貴族而生活的武士道，多轉變到去經營商業。而且有許多東西，是藩閥的獨占，即所謂『藩營』。封建階級，漸漸與資產階級接近。因了這樣的原故，所以明治以來的日本政治，容許町人階級的進出。明治政府初成立時的財政基礎，就得力於當時資本家三百萬兩的資助。尤其是到了明治末年大正初年的日本政治，已經有資本主義的臭味。政黨，一方面以藩閥為背景；同時另一方面，又以財閥為背景。現在日本的政治，無形中就演成財閥與藩閥的鬥爭。藩閥，是徹頭徹尾的封建軍國主義者；財閥，又是資本主義的謳歌者。對外的方針，前者就主張國威之發揚，高唱戰爭；後者就主張資本之增殖，希望和平。所以日本對外步武的不整齊，當然是難免的事實。

同時依資本主義的發達，一方面造成了不少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少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主義的成分，資本主義下胎生的否定的成分。大正末年昭和初年的日本政治，又深深的染印着無產階級的勢力。普選的確立和無產政黨的產生，都是這個時期的事。加以俄國革命勢力的鞏固，與第三國際的活躍，中國國民黨從廣東出師北伐，革命潮流的澎湃及種種外來的聲援，於是增長了日本共產

黨的勢力。但因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的大檢舉，共產黨的精銳，損失殆盡。甚至於到現在，共產黨的學者，同情者，如河上肇博士等也被捕入獄，這不能不說是日本無產階級解放前途的一個危機。不過儘管政府的防範嚴密，而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也特別巧妙。總而言之，無產階級的勢力，在日本政治中，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潛流。將來的發展，正是未可限量的。

以現在的形勢看，無產政黨勢力的分化與無力，是事實；同時既成政黨，也墮入受難時代，陷於苦境。最近期間，或有一種新的轉向，也未可知。元來政黨與藩閥鬥爭的結果，完成了政黨政治的任務。內閣的首班，任命多數黨為總裁，這正所謂憲政常道。但是藩閥，在政治上的勢力，是根深蒂固。有時對政黨讓步，有時也對政黨強硬。有時利用甲黨，牽制乙黨；又有時利用乙黨，牽制甲黨。藩閥將政黨玩弄於股掌之上。所以政黨與藩閥，在任何時候，是取妥協的態度，此當係必然之勢。假定有了正直勇敢的政治家，根據自己的主張勇往邁進，結局，即不免作時代下的犧牲。原敬為平民首相，政黨政治的基礎，係自彼確立。然為了反抗藩閥，提高文官的地位，減殺武人的權限，縮小軍隊的數額，以及其他種種的努力，而徒遭暗殺。濱口雄幸，是一個有胸襟有抱負的

人，也是全國民所景仰所期待的人。但以軍縮條約之簽訂，軍備之縮小，軍費之減少，政費之縮減，以及其他內以維持國民幸福，外以維持國際和平的努力，在東京驛頭遭暗殺，未幾即爲黃泉之人。犬養毅精通漢學，是苦節數十年的老政治家。溝通中日間的感情，當以彼爲最善最適。但所志未遂，竟於白日光天之下，被刺於首相官邸。此外在日本的政治史上，如此遭暗殺者，實不可枚舉。日本人自己，亦有時憤自己爲「兇器亂舞之文化」。似此無正義，無公道，無是非，只要是不便於少數人之專橫，即殺害毫不加顧恤，這豈近人情？！置國利民福，世界和平，人類光明於度外，以暴力橫行天下，這難道說不是日本政治的危機嗎？作者寫至此，不禁爲日本政治寒心，不禁爲國際和平前途浩歎！

四、日本政治與我東北問題

日本政治，在最近期間，恐將有一個大的轉變。法西斯運動，一天一天伸張起來。談起日本的法西斯運動，我想把牠分作三種典型觀察。第一種典型，就是封建階級的法西斯運動，即是軍人與官僚聯合的一種復古運動。他們高唱日本的固有精神；排擊外來

的思想；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是絕對的彈壓；而且對既成政黨，也加以否認。國本社以及其他的右翼愛國團體，均屬於此類。第二是大資產階級的法西斯運動。這一派有堂堂的理論，主張合法的運動。亦即學者，資產者以及既成政黨中的急進分子等的聯合革命運動。他們一方面固然高唱日本的固有精神，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很願意吸取外來的潮流，以期實現強力的政治。國民同盟與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五來欣造博士所主張的全體主義，利地主義，均屬於此種形態。第三種典型是小資產階級的法西斯運動。這即是從無產階級戰線脫退的落伍分子的活動，這也可以說是一個知識分子利害打算心必有的歸趨。他們不滿意既成政黨，也不滿意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更想着要實現無產階級的天下，還很遼遠。於是乘着機會，別樹一幟。赤松克磨以及其同黨，均屬此類。日本人創造性弱，模仿性強。只要是在這個世界上稍露頭角的東西，他們必得施以最大的注意，必期學得，纔肯罷休。但他們學人家，絕不是盲目的追隨，他們是斟酌環境的情形，以決定取舍。所以無論什麼運動，到日本也得變色，法西斯運動，在國際情形上看，本是一種中產階級支持的運動。而在日本，則有如上所言三種的典型。三種典型當中，自以第一者為強有力。他們否認他們的運動是受了國際的影響，他們硬拉他們的運

動，走到復古之途。不少的人，預測日本的政局，將演成法西斯的天下，不過據作者的眼光看，也未必盡然，理由在前述拙稿中已言及，茲不復贅。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自然是日本人傳說政策的發動，絕不是偶然的事。他們利用國際性勢的混沌，中國政局的飄搖，所以抓破一切假的面具，痛痛快快露出牠的猙獰面孔來。他們對我東三省的經營，始則以理想的屏蔽，一變而爲事實的侵略；繼而由事實的侵略，一變而爲理論的當然。此在拙稿東北問題之根本的探討，也曾詳述過。他們不承認他們對我東三省的行動，是一種侵略。甚至於他們說：他們的行動，是一種人道的鬥爭。這些濫調，自然不值一駁。我也曾在某學術討論議席上，對日本人說過：我如果說日本的行動是侵略，自然不免招日本人的反感。但我這種的說法，絕不是感情的謾罵，而是事實的闡明。我們絕不好爲了一時利害之故，而否認事實。如果說日本對我東北，不是侵略，那末，英國對印度，也不是侵略；過去俄國對朝鮮，也不是侵略；各帝國主義者對華分割的野心，也不是侵略。這種說法，何以服天下人心。這一段話許多日本人也不能不首肯。還有一種最錯誤的觀念，他們說：如果要說侵略的話，那末，漢人就是——一個最大的侵略者。他們的理由是說，過去我東三省是一片荒涼，到現在幾乎漢人移居

者占十分之八九。我也曾經答復過：中國的東三省，有如日本的北海道。內地人向東三省移，好比是東京人向北海道移是一樣。如果指移到北海道的東京人爲侵略者，寧非滑稽至極！

不待言，這一次事變的主幹，是日本的軍部，是日本法西斯所領導的勢力，是日本政治中傳統的力量，是以中國爲侵略對象的日本野心家。日本本身，的確發生了不少的困難。一則所謂經濟的國難。農村疲敝，都市失業，禍患迭出。二則所謂政治的國難。政黨分化，政黨互鬥，信用掃地，危機四伏。三則所謂思想的國難。左傾思想與右傾思想，同時昌熾，殺人流血，時有所聞。軍部於是以此藉口，可以爲所欲爲。其實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固受創特甚，日本民衆的負擔，也更增加。正是損人而不利己。所以日本民間，也有不少怨聲。然而自事變發生以來，日本的着着勝利，使得日本軍人，有向民衆誇耀的餘地。有人曾經問我：日本人占了東三省，又要熱河；占了熱河，又要……，他到底以占到什麼地方爲止呢？我說，這就要看中國讓到什麼地方爲止。日本人能以很小的氣力，而得到大的報酬，他們何樂而不爲？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當時幣原外相，曾放言，日本要吞中國的東三省，就好比吞下一個炸彈。怎奈兩年來的事實，却是我

軟弱無能，日本人却按步就班，着着進逼，硬幹到底。對我存着希望的人們，也不能不失望，對日本軍人厭惡的人們，也不能不存着放任。事實還正在發展，將來演進到如何田地，誠是不堪設想！

中國的政治，常受着日本人的牽制。日本政治的對象，就是中國。他們時時刻刻在那兒打算中國。日本政治的轉變，固然給我的影響甚大；同時我國政治的轉變，給日本的影響更大。尤其是從經濟觀點上看，中國和日本，爲了生存，中國可以不要日本，日本却少不了中國。中國政治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刺激日本人的神經。觀近來我國與國聯技術合作，彼即踟躕不安，思設法破壞，卽其明證。幾十年來的中國政治，說免不了日本在背後作祟。牠有時幫甲打乙，又有時拉乙倒丙。把日本當一個目的，把中國當一個手段，爲了目的，倒毀了整個的中國，亦在所不惜。日本政治，是主動；中國政治，是被動；中國政府的人們，變成了日本政府的經紀人，以此而欲求中國政局之安定，社會之繁榮也難矣！

不得已，有的人主張完全倒在日本人懷裏，以求得苟安的局面，這是不可能的。縱有可能，這只是士大夫階級的利益，而不免爲中華民族全體的恥辱。李成桂篡奪了朝鮮

，對明朝是萬般屈辱，他是想以明朝爲背景，來壓倒國內的反對的勢力。於是事大政策，促成了李成桂個人的成功，而結果，朝鮮亡國之機，已伏於此。外力不能倚賴，只可抵抗。有一分力量，抵抗一分；有十分力量，抵抗十分。我們讀歷史，只看見以倚賴而招亡國之禍的，絕沒有以抵抗而亡國的。況且倚賴就是變相的賣國。滿清政府和北洋政府（譯）給了我們不少的賣身契，我們今後不願再有。過去的人們是糊塗，是懶惰，是只知道有官，而不知有事，只知道有當時的利害，而不知有永久的打算。現在社會是進步了，時代是一天一天向前，我們寧可以走正路而遭失敗的命運；絕不好走窄路而求成功的僥倖。

十五年北伐軍到了武漢，新興勢力，佈滿了整個的中國。日本人真是爲之震驚。全國上下，對中國人真是另眼相看。報紙的記載。老是標題爲『新興支那』。當地的留學生，也很受日本人的尊敬。誰知未幾而內亂迭發，革命勞力，爲之摧殘殆盡；整個中國，爲之破碎無餘。於是日本仍恢復其輕視中國人的心理，更變本加厲，幾番武力干涉。足見我有辦法，纔可以懾服日本人；否則日本人苛求將無已時。我並不反對，爲了一時的權宜，而與日本人謀妥協；我反對的是：自己毫不思刻苦努力，只存依賴日本人以求苟活。老實話。老實說：日本人亡不了中國。中華民族，也不是世界任何民族，所可征服

得了的。在政府的人們，絕不要錯覺，以自己爲中國，自己倒了，就是中國亡了。我認爲日本的力量，至多只能亡我政府官吏，至多只能亡我某階段中的政府，絕不能亡我中國。政府的人們，應該毅然負起抗日救國的大任，不然的話，就慷慨退避賢路，不要障礙了他人的努力。中國之大，不乏賢者。當道的人們，絕不要自誤誤國，以爲在朝的人們，盡是中國的人材！

我因爲談了日本的政治，就不禁感想到中國的問題。我的根本意思，就是希望國人發奮圖強，要做到以中國的政治爲主動，而去領導日本的政治。這不僅是中國人的福音，而且也是日本人的福音；這不僅是東北的福音，而且也是全世界的福音。我認爲這是時代課給我們的責任。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大家覺醒吧！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8813B

日本評論 第三卷第一期

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卷頭語

論廣田弘毅……………劉百閱

從日本政局轉變說到中日外交……………周伊武

中日國民性之異同及其改造……………楊玉清

日本下屆之預算問題……………張一凡

日本統制經濟運動一瞥……………周憲文

日本最近通貨膨脹之特質……………周伯棣

九一八以後我東北之經濟狀態……………趙南柔

最近日本之勞工苦况……………何鼎

近代日本哲學思潮的推移及其批判……………陳丹崖

外論選輯

日事彙輯

日事日記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日本研究會

總代售處 南京太平路正中書局

定價

全年十二冊 國幣三元 郵費三角
半年六冊 一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廿六日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劉百閱
南京將軍巷33號
日本評論社

總發行所 南京正中書局
總局 太平路
分局 黃泥岡

分發行所 各省大書局

印刷者 仁德印刷所
南京常府街十八號
電話二二三一〇

訂閱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零售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一分	三分
	二冊	二角	二分	四分	二分	四分
預半年	六冊	五角	一角	二角	一角	二角
	五冊	四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預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十冊	八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訂閱者須直接向本會預訂。
二、郵票概不收費。

SEPTEMBER 28, 1933 NO. 27

JAPANESE NEWS
PAMPHLET SERVICE

A GENERAL REVIEW
OF JAPAN'S POLITICS

THE
JAPANESE
AFFAIRS REVIEW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AFFAIRS
NANKKIGCHINA

~~1661682~~